

中 / 华 / 爱 / 国 / 主 / 义 / 文 / 学 / 名 / 著 / 文 / 库 /

第二辑

红旗谱

中国教育学会 / 编

原著 / 梁斌
缩写 / 武广久
主编 / 端木蕻良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文库（二）

红 旗 谱

梁 斌	原著
武广久	缩写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文库 (第二辑) 端木蕻良/主编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3 年 9 月修订版

ISBN 7-5402-0591-1

I. 中... II. 端... III. 长篇小说-缩写本-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864 号

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文库 (第二辑)

端木蕻良/主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宝坻第二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1/32 插页 40 印张 81.725 字数 1360 千字

2003 年 9 月修订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 - 5 000

ISBN 7-5402-0591-1

(全十册) 定价: 178.00 元 (本册 17.80 元)

序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

张华先

弘扬爱国传统，对广大青少年有效实施爱国主义教育是我们面前十分重要和紧迫的任务。《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爱国主义教育是全民教育，重点是广大青少年。要针对青少年的特点，运用影视、书刊、音乐、戏剧、美术、故事会等形式，为广大青少年提供丰富、生动的爱国教材。”

课外阅读是广大中小学生开拓视野，陶冶情操，培养审美情趣，获取丰富课外知识的主要渠道，同时也是我们对中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途径。中央五部委向全国中小学生推荐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是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措施。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长要努力深化教育改革，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积极创造条件，精心组织学生开展课外阅读活动。实践证明，中小学生课外阅读什么书，对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此次五部委联合推荐的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都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地出版的优秀图书中，经过专家评委精选确定的。其中有一批五、六十年代的优秀文学著作，在社会上特别是青少年中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许多优秀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形象曾经教育、激励过一代人，至今还深深地铭刻在很

多人的心中。应该说，这些爱国主义的英雄形象，在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然是鼓舞我们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同时也是对中小学生学习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生动教材。

今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为了充分利用这次重要纪念活动，对广大中小学生学习进行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帮助青少年朋友深刻了解祖国苦难深重的历史，中国教育学会聘请端木蕻良先生为主编，并由北京汇力科技文化研究所具体策划，编辑了这套《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文库》。“文库”共汇集爱国主义的文学名著几十部。这些文学名著以中国近、现代史为背景，特别是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热情讴歌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者，前赴后继，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者的英雄形象。为适应中小学生学习阅读特点，同时也为适应新开阅读课的需要，“文库”采取缩写的形式，并由原著作者和名家亲自动笔，体现了编辑出版者竭诚为中小学生学习课外阅读服务的一番苦心。

今天的中小学生学习是二十一世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力军，愿全国的中小学生学习从小阅读好的课外书，自觉抵制社会上不健康图书的干扰，立志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卷 一

1

平地一声雷，震动了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狠心的恶霸冯兰池，他要砸掉这古钟了！”

那时，小虎子才十五岁，听得镇上人们为这座古钟议论纷纷，从家里走出来。宅院后头，不远有一条弯弯曲曲的长堤，是千里堤。堤上有座河神庙，庙台上有两棵古柏树。这座铜钟就在柏树底下，戳在地上有两人高。伸手一敲，嗡嗡地响，伸开臂膀一撞，纹丝不动。

根据老人们传说，这座钟是一个有名的工匠铸造的。钟上铸满了细致的花纹：有狮子滚绣球，有二龙戏珠，有五凤朝阳，有捐钱人家的姓名住址，还有一



红 旗 谱

幅“大禹治水图”。乡村里人们喜欢这座古钟，从大堤上走过，总爱站在钟前仔细看看，伸手摸摸，年代远了，摸得多了，常摸的地方，锃明彻亮，如同一面铜镜，照得见人影。能映出傍晚的霞光，早晨的雾露，雨后的霓虹，也能映出滹沱河上的四季景色。不常摸的地方，如同长了一层绿色的釉子，紫黝黝的。

小虎子听得说，要为这座古钟掀起惊天动地的大事变，一片好奇心，走上千里堤，看了一会子古钟；伸出指头蘸上唾沫，描画钟上的花纹。他自小就为生活忙碌，在这钟前走来走去，不知走过了多少趟，也没留心过钟上的花纹。心里想：“怪不得，好大的一座铜钟哩！也闹不清能卖多少钱，也值得这么大惊小怪！”

他看完了钟，一口气跑下大堤，走回家去一进门，听得父亲响亮的喊声：“土豪霸道们！欺侮了咱们几辈了。你想，堤董他们当着，堤款被他们吞使了。不把堤坝打好，决了口发了大水，淹得人们拿不起田赋银子，又要损坏这座古钟！”

另一个是父亲的朋友老祥大伯的声音，说：“又有什么办法？人家上排户商量定了，要砸钟卖铜顶赋税。也好，几年里连发几场大水，这个年月，一拿起田赋百税，还不是庄园地上乱动？”



小虎子听得两个人在小屋里唉声叹气，他扒着窗棱格一望，父亲坐在炕沿上，掀起小胡髭，瞪着眼睛生气。老人家听得老祥大伯说，猫着腰虎虎势势地跑前两步，手掌拍得膝盖呱呱地响，说：“我那大哥！这你还不明白？那不是什砸钟卖铜顶田赋，他是要砸钟灭口，存心霸占河神庙前后四十八亩官地！咱不跟他打官司，把我这罐子血倒给他！”

那天黄昏时分，朱老巩坐在河神庙台上，对着那座铜钟呆了老半天，心里暗想：“顶公款！就等于独吞，我不能叫冯兰池把四十八村的公产独吞了！”看看日头红了，落在西山上，夜暗像灰色的轻纱，从天上抛下来。他一个人，连饭也没吃，走到小严村，去找严老祥。严老祥没在家，他只好一股劲走回锁井镇。

一进村，朱全富在街口上站着，看见朱老巩从黑影里走过来，往前走了两步把他拉到门楼底下，把门掩上攥往他的手，细声细气儿说：“大侄子！我有个话儿想跟你说说，听呢算着，不听扔在脖子后头算了。”

朱老巩说：“叔叔说话，我能不听！”

朱全富摸着胡子，抖着手腕说：“听说你要为河神庙上的铜钟，伸一下子大拇手指头，是真的？”



红 旗 谱

朱老巩点着下颏说：“唔！”

朱全富弯下腰，无声地合了一下掌，说：“天爷！你捅那个马蜂窝干嘛？你爹和你爷爷，几辈子都是窝着脖子活过来，躲还躲不及，能招惹事非？哪有搥着脑袋往火炕里钻的？”

朱老巩说：“我知道他厉害，可是人活百岁也是死，不如早死超生左不过是这么回子事了。”

朱全富摇摇头说：“唉！别，别呀，好汉不吃眼前亏嘛！”

朱老巩和朱全富，在黑影里说了一会子话。朱老巩说：“叔叔！要说别的我听你。说这个，我主意已定！”

在夜里，小虎子睡着睡着，听得磨刀的声音。朱老巩看见虎子睁着眼睛看他，鼓了鼓嘴唇，说：

“唔！虎子！明儿早晨，你站在千里堤上看着。嗯，要是有人去砸钟，快跑回来告诉我。嗯！”小虎子点着头听了父亲的话，眨巴眨巴眼睛，又把脑袋缩进被窝里。第二天早晨，他早早起来，走上千里堤，张眼看着眼前这条长河。眼前这长河，是滹沱河。

他迷迷糊糊看着堤坝上的枯草，在风前颤抖，身上更觉冷嗖嗖的。正在睡着，堤岸那头走过两个人来，说话答理儿走到跟前。他们把油锤和盛干粮褡链



放在庙台上，每人抽起一袋烟，吧嗒着嘴唇围着铜钟看。这时小虎子一下子从梦里跳起来，愣着眼睛看了看，返回身跑下千里堤，跑到家里拍着窗棱喊：“爹！爹！砸钟的扛着榔头来了！”

朱老巩正在磨着一把大斧子，听得说，裂着嘴唇用拇指试了试刀锋，放在一边，皱起眉头想了想，抬起脚走上大堤。他弯下腰，直着眼睛看着那两个人，压低嗓音问：“你们来干什么？”

铜匠是两个小墩子个儿，翘起下巴看着朱老巩说：“砸钟！”

朱老巩问：“钟是你们的？”

铜匠说：“花了钱就是俺的。”

朱老巩往前走了两步，又问：“你钱花在谁手里？”

铜匠说：“花在冯堤董手里。”

这时朱老巩怒气冲冲，大声喊叫：“你钱花在冯堤董手里，去砸冯堤董。看谁敢动这座古钟，一手指头！”他登时红了脖子脸，气愤地鼓动着胸脯。

铜匠瞪了他两眼，故意不理他。两个人悄悄吃完了干粮，脱下蓝布棉袄，提起油锤就要砸钟。朱老巩二话不说，叉开巴掌，劈脖子盖脸打过去，说：“去你娘的！”一巴掌把铜匠打了个大跟头，滚在地上。



红 旗 谱

铜匠爬起来一看这个架势，不敢跟他动手，转身跑下千里堤去叫冯兰池。

当时冯兰池才三十多岁，是锁井镇的村长，千里堤上的堤董。听说朱老巩阻拦卖钟，左手把衣襟一提，一阵风走上千里堤，从老远里就喊：“谁敢阻拦卖钟，要他把全村的赋税银子都拿出来！”

朱老巩看冯兰池骂骂咧咧地跑来了，上前几步，把两条胳膊一绷，拍起胸膛说：“我朱老巩就敢。”

冯兰池把画眉笼子在柳树上一挂，气势汹汹地扭起脖子问：“谁他娘裤裆破了，露出你来？”

朱老巩听冯兰池口出不逊，鼓了鼓鼻子，摇着两条臂膀赶上去，伸手抓住冯兰池的手腕子，说：“姓冯的，你把话说小点！”他瞪起眼睛，鼓起胸膛气得呼呼的。

这是人命事。四十八村的人们，听得说朱老巩和冯兰池为要这座钟，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一群群一伙伙，缕缕行行地走了来。不凉不酸的人，来瞧红火看热闹。心气不平的人，来站站脚助助威。堤岸上大柳树林子里，挤得乌压压的，人山人海。暗下里议论：“看他们霸道成什么样了！骑着穷人脖子拉屎？看不平了就上手呀！有一个弯着腰的白胡子老头说：“有胆量的人，要为四十八村的人抱不平啊！”



小虎子站在庙台上看着，心里敲着小鼓，害怕闹出大事来。听得人们谈论，觉得父亲干得好，攥着两只拳头，心上一直鼓着劲。

朱老巩睁大了眼睛，看了看四周热情的乡亲们，合住虎口把冯兰池的手腕子一捏，说：“姓冯的！你来看……”他扯起冯兰池走到铜钟跟前，手指戳着钟上的文字说：“钟上明明刻着：……大明朝嘉靖丙午年，滹沱河下梢四十八村，为修桥补堤，集资购地四十八亩，空口无凭铸钟为证……’你不能一人专权出卖古钟！”他越说越快，直急得嘴上喷出唾沫星子。

一句话戳着冯兰池的心尖子，他倒竖眉毛，拌撒起脸庞，麻沙着嗓子说：“嘟！住口！铜钟是我锁井镇上的庙产，不关别村的事。你朱老巩为什么胳膊肘子往外拐？好事的人们在钟上铸了文字，成心讹诈！”

他这么一说，气得朱老巩暴跳如雷，摔下他的右手，又抓起他的左手，说：“呸！胡说！仗着你冯家大院里财大气粗，要霸占官产……”他抡起右手，往大柳树林子上画了个圆圈。

冯兰池看朱老巩恼得像狮子一样，心里说：“他真的想要推这个横车！”镇定了一下精神，把辫子盘在帽盔上，把衣襟掖在腰带里，撇着嘴说：“不怕你



红 旗 谱

满嘴胡说，现在红契在手。”他伸手从衣袋里掏出红契文书。朱老巩一见四十八亩官地的红契文书，眼里冒出火星子，啪地一声，向红契文书抓过去。冯兰池手疾眼快，胳膊一抽，把红契文书塞进怀里。朱老巩没抓住红契文书，拍了拍胸膛，说：“河神庙前后四十八亩庙产，自从你当上堤董，凭仗刀笔行事，说成你冯氏的祖产。冯兰池呀冯兰池！今天咱四十八村要跟你算清老帐，要是算不清楚，我叫你活不过去！”

冯兰池一听，脸上腾地红起来，恼羞成怒，猛地一伸手捋住朱老巩的领口子。他瞪大眼睛，唬着说：

“朱老巩！你血口喷人，不讲道理！有骨气你来，试试！”冯兰池说着火起来，五官都挪了位置。把朱老巩从长堤上拽下来，拉到大柳树林子里，四十八村的人们围护着跟到柳树林子里，两个人一递一句地动了交涉。冯兰池满口唇舌遮掩，搁不住朱老巩利嘴揭发，翻冯家的老帐本子，一条一条地数落，羞得冯兰池满脸通红。朱老巩摆脱了他的手爪，四十八村的人们拥拥挤挤地围随着。冯兰池举起手，指挥铜匠说：

“来！有我一面承当，开锤砸钟！”

四十八村的人们，对着这个令人不平的场面，掂着手，可惜这座古钟的命运，同时替朱老巩捏着一把冷汗。铜匠刚刚举起油锤要砸钟，人群里闪出一个人



来。这人宽肩膀大身量，手粗脚长，手持一把劈柴大斧，横起腰膀走上去，张开大嘴说：“你砸不了！”

这时，四十八村的人们一齐抬头看，正是严老祥。朱老巩见严老祥来了，也慌忙跑回家去扯出那片铡刀，一行跑着，大声喊叫：“老祥哥！可不能让他们砸了这座古钟！”喊着，又跑回大堤上。

冯兰池还是坚持要砸钟，嘴上喷着白沫，说出很多节外生枝的话。他说：“官土打官墙，大铜钟是全村的财产，砸钟卖铜顶公款，官司打到京城告了御状我也不怕！”朱老巩反问了一句：“锁井镇上，大半个村子的土地都是你冯家的，顶谁家的公款？”这时他眉棱一横下了决心，甩开衣裳，脱了个大光膀子。小辫子盘在头顶上，挽了个扭儿。叉开腿把腰一横，举起铡刀，刀光晃着人们的眼睛，张开大嘴喊：“大铜钟是四十八村的，今天谁捅它一手指头，这片铡刀就是他的对头！”

老祥大伯也举起劈柴的大斧，说：“谁敢捅这铜钟一手指头，日他娘，管保他的脑袋就要分家！”

冯兰池冷眼一看，怔住了。朱老巩和严老祥，就像两只老虎在他眼前转。冯家大院里虽说人多势众，也不敢动手，只得打发人请来严老尚。严老尚外号严大善人，这人气魄大，手眼也大。庚子年间，当过义



红 旗 谱

和团的大师兄，放火烧了教堂，杀了外国的传教士，在这一方人口里有些威望。

这个大高老头子，弓着肩提着条大烟袋，走上千里堤。看见朱老巩和严老祥逞着打架的式子，捋着他的长胡子，笑花了眼睛说：“这是干吗？狗咬狗两嘴毛！”伸出左胳膊，挽住朱老巩的左手，伸出右胳膊，挽住严老祥的右手，说：“一个个膘膘楞楞的，一戳四直溜的五尺汉子，打架斗殴，不嫌人家笑话？”说着，望着严老祥瞪了一眼。严老祥给他扛过长工，见严老尚拿眼瞪他，垂下头不再说什么。他们两个跟着严老尚走到大街上饭馆里，严老尚叫跑堂的端上酒菜。这时，小虎子还是一步不离地跟着他爹，心里扑通乱跳，又是害怕，又是激愤。

严老尚嘴上像抹了香油，比古说今，说着圆场的话。朱老巩坐在凳子上喝了两盅酒，听得漫天里当啷一声响，叮住哆哆嗦嗦地端着杯子的手，静静愣住。又听得连连响了好几声，好像油锤击在他的脑壳上。朱老巩明白过来，是调虎离山计，一时气炸了肺，眼睁睁看着严老尚，吐了两口鲜血倒在地上，脸上像腊一样黄。

小虎子流着泪，连忙给他老爹捶腿捏脖子。朱老巩垂下头，鼻子里只有一丝凉气。严老祥看他一下子



还醒不过来，两手一抄把朱老巩挟回家去。

这场架一直打了一天，太阳平西了，四十八村的人们还在千里堤上怔着。眼看着铜钟被砸破，油锤打着破钟，像砸他们的心肝一样疼，直到天黑下来，才漫散回家。在那个年月里，朱老巩是人们眼里的英雄，他拼了一场命，并没有保护下这座古钟，没有替四十八村的人们争回这口气。他们的希望破灭了，只有低下头去，唉声叹气，再不敢抬起头来了。

朱老巩躺在炕上，一下子病了个半月。小虎子和姐姐天天趴在炕沿上，哭得泪人儿一般。朱老巩看孩子们哭得伤心，一时心疼，吐了两口鲜血，一个支持不住，把脑袋咕咚一下磕在炕沿上。他失血过多，一口气上不来，就把眼睛闭上了！

姐姐和弟弟扑在父亲身上，放声大哭起来。这天晚上，严老祥一句话也没说，把脑袋垂在胸脯上，靠着隔扇门站着，到了这时，他两手搂住脑袋，慢吞吞地走出来，坐在锅台上无声地流着眼泪……听孩子们哭得实在悲切，又一步一步地走进小屋，蹲在朱老巩头前，凄切地说：“兄弟！你带我一块回去吧！，我对不起你，后悔拦着你，没叫你闯了关东，你在九泉下放心吧！你白死不了，人们知道你是为什么死的，我们受苦人将子子孙孙站在千里堤上！”



三十年以后，在一年的春天，从关东开进第一一二次列车，直向保定驰来。列车一声长鸣把朱老忠从梦里惊醒。猛地一起身，没站住脚又趔趄了两步，倒在座椅上。他两手扶着窗，轻轻念叨着：“快呀，真是快呀！三十年时光，眨眼之间在眼前溜过去了。如今四十开外的人，又回到老家了！”猛地，他又想起父亲去世的时候，正和他现在的年岁差不多。

一个黑黑实实的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挨到他的跟前，问：“到了老家？不是还有一两天的路程吗？”

另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子，听说到还没见过的家乡，也挤过来，扒着车窗说：“哪里？还没有到嘛！”

大的叫大贵，小的叫二贵，中年妇人是孩子的母亲。一送到了老家，孩子们都高兴。朱老忠也抖擞着精神，笑嘻嘻地说：“人，到了边远的地方，一见了直隶人，都是乡亲。回到保定，就像到了家乡一样，身上热烘烘的。”脑子里也不自觉地回到了那艰难的